

# 我看「中外」

謝扶雅

## ——用「外」洋的肥料來灌溉「中」國的老根子

楔子

我自大陸變色後，飄洋越海謀生，未遑留意寶島三十年來兩後春筍的報章雜誌。對於「中外雜誌」的何時創刊及其旨趣，亦愧未有所知。近十年來閱讀這份刊物，欣賞之餘，亟欲爲之作一「佛頭着糞」的獻辭。茲者泚筆爲此，願以就正於本誌「中外」的發行人。

作者於知命之年，曾賦「五十自壽八律」，其第四章爲：

「今古東西各寓真，幾重陶冶幾重人；詞章經史忘門戶，道佛景儒渾交賓。富士登山紅葉老，康橋（美國哈佛大學所在地 Cambridge）立雪白頭（指英國名哲 Prof. Whitehead）春！兩洋菁菁供收攝，故學神州待復興。」

其後四十餘年來，每致力於利用「兩洋菁萃」來作「復興故學」之圖。本文副題「用外洋的肥料來灌溉中國的老根子」，便即指此。

### 一些膚淺與謬誤的吼聲

說者必將指出我這種方式，豈不即是前清張之洞所提示「中學爲體，西學爲用」八個字的重溫？不錯，清末諸君子自會，左以至康、梁，大體上都曾按照中體西用的模式來救國家和再造神州文化。不過他們皆未嘗把「中學」與「西學」兩者之真諦，加以詳細指點說明。沿至五四新文化運動時期，一方面指斥「中學」無非「禮教吃人」，而作「打倒孔家店」的狂呼，另一方面則高舉擁護西方的「賽」（Science）「德」（Democracy）兩先生的大旗，却亦從未將「西學」的科學與民主加以深刻的探討，只膚淺地接受科學之餘事的所謂「科技」，即機械工業生產，却「買櫝還珠」，遺落了科學本身之純理論的，徹底追求真理的客觀精神（objective mind）。同時對於西方自由民主的根源——西方精神文明之一主要環節的基督教，却亦棄之如敝屣，或「敬鬼神而遠之」！殊不知西方老牌民主英國大憲章，乃實肇基於一班清教徒的「良心自由」。美國傑弗遜等人所唱的「民有、民治、民享」，也是這些清教徒心意中的產物。法蘭西大革命聲中的「自由、平等、博愛」，豈不又是基督教的來由？

祇以五四新文化運動既將中國固有傳統打倒，又未能把西方文化的真諦揭示於國人，遂使中國一般知識分子心靈陷於真空，而不惜求諸馬列主義之飲鴆止渴！已上了西方近代表面上功利主義（急功近利）之當的一羣急噪而「前進」的年輕人，醉心於蘇俄的十月成功，及其新經濟計畫的飛速進步，使國家瞬即躋於超強，遂認爲老大帝國的中國可以如法泡製。於是中共奉馬列主義爲神明。不惜盡棄祖宗的遺產，「一面倒」向蘇俄。十年文革的狂潮，「批孔子」爲擁護封建社會制度的反動派代表，公開宣告要千百倍秦始皇的焚書坑儒！他們一方面武斷地將中國傳統文化，一股腦兒加以抹殺破壞，同時對馬列主義作盲目的崇拜，而實未嘗深切研討批判，何者可用，何者不適於國情。天下豈有立國建國而抱一外洋兒子來承繼祖先之理？人生最大罪行，莫過於忘本。中華民族的血統道統，不知珍惜，籠統地毀棄之於一旦：這是我們對中共萬不可容忍的。

### 「中」是中國文化的老根子

得天獨厚的中華民族及其文化的優良種子，

帶固根深，雖其幹柯枝葉代有朽壞，花果時見飄零，而老根子每經歷代聖哲先賢加以培養，因時因勢，斟酌損益，遂能發揚光大，推陳出新。這個老根子是什麼呢？中國小說家描寫一個英雄好漢，常自稱「坐不改名，行不改姓」。中國固有文化的老根子，便是這個「中」字。它的起源或「根」源當然很早，自有漢民族，便發生這個「中」的概念。對世上各民族文化有廣泛而深刻研究，著「歷史研究」七巨冊的當代英國大史學家湯恩比（A. Taynbee），認為中國文化可以稱做「陰陽」哲學。「陰陽」是一個相當玄學的專詞，淺白地說來，實即「男女」的化名。而這個雌雄牝牡的男女兩性觀念，乃是開始於傳說時代，元前三十五世紀的伏羲氏。周易繫辭下傳第二章載道：

「古者庖犧（即伏羲的別音）之王天下也，仰則觀象於天，俯則觀法於地，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，近取諸身，遠取諸物，於是始作八卦。……」

易繫辭傳作者這種美妙的描敘，自是依據傳說予以高度理想化的飾詞。中國人大抵都熟悉所謂「八卦」這八個精巧排列的符號，不可能為五、六千年前的原始野人造作出來。據我個人的推理佐測，大概在人類文化史所稱為新石器時代，游牧在中國西北地區的酋族社會中一位較具敏感的酋長名叫庖犧（這名字帶有圖騰社會的遺跡），憂慮到本部中男女混亂雜交的禍害，乃用尖利的石子在岩壁上刻劃了兩個記號——一來表達男女不同的生殖器官，並相約應該一對還一對分別

開來，不可混雜交媾，以免爭奪鬥毆。這種「男女有別」的公約或信條，傳至堯舜時代（元前廿四世紀），遂推展為「五倫」——由「男女有別」加上「父子有親，君臣有義，長幼有序，朋友有信」，作為人類社會的基本結構，而建立了「五倫」文化。

### 五倫政教與中道思想

中國上古時代五倫政治之所以能維繫社會秩序，保持安全繁盛，是爲了這五種人際關係，立基於「交互依存」的原則，彼此對待而不片面壟斷專橫。因爲最基本的男女或夫婦的一倫，必特相互合作，彼此倚依，始能生育繁殖，以適應農業社會生活的需求。「孤陰不生，獨陽不長」。五倫的道德規範是對待而不是對立，是交互依存而不是偏私獨斷。父「待」子而慈，子「待」父而孝，夫「待」婦而義，婦「待」夫而順，君「待」臣而禮（理），臣「待」君而忠，等等。這種雙方對待持平的關係，到了孔子講學時期，給予一個「中」字來表示它的性格和範型。當年孔門討論上古堯舜禹三朝的政治思想史，論語最後一篇記錄着：

「堯曰：咨爾舜，天之曆數在爾躬，允執其中，四海困窮，天祿永終。舜亦以命禹。」

「尚書」一經雖出自周公編訂，但傳下行世的尚書今文本，是西漢經儒所口述東周末葉通行而遭秦火後的作品。其中「大禹謨」篇載有：

「人心惟危，道心惟微，惟精惟一，允執厥中。」

後來宋儒稱此十六字爲堯舜以來治國平天下，即所謂「內聖外王之學」的心法。

西方古代希臘論哲學內容可分三方面：一爲宇宙論，即形上學，二爲認識論，即方法學；三爲價值論，即倫理學（亦稱人生哲學）。在中國思想史上，因民族性及時代環境關係，倫理，即價值哲學先出現。彌古伏羲、神農、黃帝以至堯舜以至夏、商、周，皆可以稱爲「中」道的價值方面，即五倫文化。春秋戰國諸子盡興，「陰陽」哲學即出「中」的宇宙論。孔子孫子思所作「中庸」，其第六章述孔子的話：

「舜其大知也歟！舜好問而好察迥言，隱惡而揚善，執其兩端，用其中於民，其斯以謂舜乎！」

這個有名的「執兩用中」，便是「中」的方法學，是中國正宗哲學——儒家歷代所運用，所發揮，所變通的中道思想體系。

### 自孔子至王陽明

孔子是中國歷史上最先亦最爲透澈究明「中」的方法學之一人。中庸篇第二章述孔子之言有句：

「君子中庸，小人反中庸。君子之中庸也，君子而時中；小人之中庸也，小人而肆無忌憚也。」

孔子必須在「中」字之上加一「時」字，即

在表明「中」或「中庸」之道，不是呆板固定，却是因「時」因環境，因情勢，因當前思潮而作隨機應變，批判折衷，達到創造的綜合。孟子會比較歷代名流聖哲，而贊嘆孔子為「聖之時者也」（見孟子公孫丑篇上）。時代必然推移轉變，歷史的巨輪必然不停推進。孔子是大教育家，亦是史學家；一個教師必須熟悉歷史。他說：「溫故而知新，可以為師矣！」（論語學而篇）。他自己便示範了這個做法。他分析批評了過去商、周兩代的學術旨趣，而斷為殷商側重質樸，成周推尚文風，但他評為「質勝文則野，文勝質則史」（言修飾），文質彬彬，然後君子」（論語雍也篇）。理想人生的君子，便應是折衷綜合文質兩端的中道。所謂「肆無忌憚」的小人之「反中庸」，便是指任性太過縱往那一極端或另一極端，而漫無節制。孟子深明此意，因此批判了他當時汎濫國中的兩個極端學派——楊朱的「為我論」與墨翟的「兼愛主義」。但善為折衷綜合的孟子，一方面從楊朱的「為我」，採取了而滲入了他自己「我善養吾浩然之氣」（全公孫丑上）；同時，孟子又從墨子的「兼愛」斟酌疏解了而主張「親親而仁民，仁民而愛物」（全盡心篇上）。孟子本人所高標的「仁義」學說，乃成自「執」楊墨之「兩端而用其中」的創造綜合。由孟子的戰國初期進至戰國末葉的荀子，鑒於時勢的推移與時潮的歧出，乃一方面批判了鄒衍方士輩的「腐儒」「災異禳祥」，另一方面評斥了申商學派的「嚴刑峻法」，而自己則重新闡釋了周禮的中庸。荀子的「禮」不是泥古拘古的成周之禮文，

却是足以適應戰國末葉時代要求的「禮法」。

兩漢四百年的經學文明，是中古一羣經儒在秦始皇大破壞了的廢墟上所重建的中道思想體系。我們姑舉這個經學時代一頭一尾的兩位大儒以作示例。一位為西漢初年的董仲舒。他有名的「天人對策」與大著「春秋繁露」一書，標誌了天人合一論的大系統，為中國宗教文化史上樹一里程碑。但是這個天人合一論，仍立基於傳統的「交互依存」的理念上，它無非提高和擴大了古昔的「五倫」規模。正如夫待婦而義，婦待夫而順等一樣，人固待天之「示吉凶」天亦待人之「成大業」（具見易繫辭傳）。中國這種宗教思想，全然與世界著名的希伯來宗教不同。後者視耶和華上帝為絕對權威，而人為無可自救的罪惡之蛆，但前者視天為「一大」人格（天字由「一」與「大」兩字合成），人是天的縮小。天與人同是倫理性的。「天道福善禍淫」（尚書），天不能喜怒無常，任意給人賞罰。故中國言「人性」，亦即「天性」，言「人倫」亦即「天倫」。我們每將「天道」與「人道」相提並論，將「天文」與「人文」並列齊驅。易萃卦載「君子觀乎天文以察時變，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。」天人之相互合作，正如男女夫婦之合作而遂其生化懸延之理相同。東漢末葉的鄭玄，熟悉經今文學與經古文學，遂能作這兩大學系的折衷綜合。他嘗自稱：「吾志在春秋而行在孝經。」這表示鄭與董同推崇孔子的春秋經，而鄭所欲實踐的孝經，蓋亦因孝經中有「大孝尊天」，「夫孝，莫大於嚴父，彌父莫大於尊天」的教訓。所以，董仲舒為兩漢

經學的「大開」，而鄭玄則為其「大合」，兩皆大史公所謂「究天人之際」，兩皆「陰陽」理論，男女實踐的推陳出新而已。

兩漢以後，經學式微，魏晉崇尚清談，虛無縹緲，不足以鑿國人心理上的需求。天竺佛教乘虛而入，宏宣華嚴雄渾的宇宙觀與般若菩提的人生哲學，遂使神州向善男信女靡然從風。這時中國一般高級知識分子由翻譯鑽研佛經而自創華夏本色佛學，豐富滋潤了我固有的倫常道德，藝術詞章，遂開出宋明七百年理學文化。我們亦姑舉出這期間兩位理學大師的思想體系，以例一斑。被稱為周、邵、張及二程集大成的朱子（熹），一方面採擷了華嚴宗的理事無礙，同時亦批判了永嘉學派的實利主義，而折衷綜合地建立了他「理」「氣」交相為用的新中道論。「有氣必有理」，「理散之則彌六合」（見朱子語類）。王陽明則折衷綜合了禪宗的明心見性與中國傳統的修、齊、治、平，而造成他獨特的「知行合一論」。「知是行之始，行是知之成。」「知之徹底處便是行，行之通達處便是知」（具見傳習錄）。這種知行合一論，正與漢代的「天人合一論」同出一揆，而亦即是古代「五倫」文化之改釋與重再昌明。我們也可以說，近世中國的理學文明，不外乎拿外來佛教的肥料灌溉在我「中」的固有種子上，而產生的鮮花嘉果啊！

## 西學東漸前後的中國思想界

理學文化的末流，因明末閉關新鮮空氣窒息，而淪落為空疏、形式及偽善。有清一代的樸學

，雖糾正了虛誕的弊端，但因考證務實的功夫，只宥於故紙堆中，而不展開至宇宙及人生義理，以致無法重建中國的新文明。清末被迫門戶大開，西方文化大量湧入。曾、左、張、李的中體西用，康梁的變法維新，乃至五四新文化運動，無不倡導中國應效法西洋，或所謂「全盤西化」，以及如中共的「一面倒」向馬列主義，却從未會對「西學」，「賽」「德」兩先生與馬克思學說，真正作了深入透澈的研究。老實說，中國自明末迄今三百年間，沒有像中世紀的唐玄奘那樣的人認真研求佛學，沒有像慧能、智顛、法藏等大師透澈體會佛學那樣去對付西學，滲透西學，因而產生不出像程、朱、陸、王等新儒家，來重造中國現代文明。

### 功利主義造成的弊害

西學究竟是什麼？它的真諦與本質為何？西方文化的來源有二：一為希臘系的徹底求「知」態度，另一為希伯來系的虔誠起「信」精神。兩者皆大異乎中國文化實踐篤「行」的性格。希臘科學與哲學不分，皆以追求真理的純理論是務。但自近世文藝復興以降，功利主義大行，學風由「探求自然」(Knowledge of nature)一變而為「征服自然」(Conquer of nature)，科學應為開發工業生產服務，而成了技術的附庸。人慾愈張，機械技術亦愈趨愈發達。工業生產過度發展的結果，天然生態大遭破壞，空氣河流污染不堪。同時為了開闢市場，爭奪海外殖民地，而造成資本帝國主義爭霸於天下。於是物理學

原本對原子的純粹求知，被扭向「原子能」的機械技術使用，再被俘虜作「原子彈」的毀滅人類全球。孜孜窮究物體真相，乃至力求了解宇宙原理的自然科學家，對核子競賽，甚至工業高度飛揚，固毫不任其咎。然今世競求科技工業文明者，本末倒置，敗德害人，而貽禍於世界。中國古訓未嘗忽視經濟，罔顧民生，然禹貢六府三事，「正德」在「利用，厚生」之先。大學篇第十章載：「德者本也，財者(資本)末也，外本內末，爭民施奪。」時人競唱「科學」與「現代化」，然我們所首要者，乃純理論的科學本身，而非科學之餘緒「科技」也。西方文化之另一環節為希伯來系統的宗教思想，即包括於全部聖經之中及其後歷代各種聖經神學。舊約聖經具載以色列(猶太)先知及律法，新約聖經則以耶穌基督為核心。然而，正如科學有被扭曲處一樣，希伯來精神文化亦有變質與惡化的污染，而馬克思學說即其一端。馬克思原屬猶太裔流落為德國人，而復旅居倫敦多載。他所自命的「科學的社會主義」，其下半「社會主義」，實受「德意志理想主義」(German Idealism)的影響，其上半「科學的」，則拜「不列顛經驗哲學」(British empiricism)之賜為多。然整個馬克思主義的目標「無產階級理想社會的天堂及其「階級仇恨」「奪權專政」的手段，實為猶太教的隱影與幽靈。猶太族自認為耶和華上帝的「選民」，而「外邦人」皆屬異端，決不得救。正如印度的釋迦牟尼，起而糾正那階級歧視的古婆羅門教一樣，耶穌基督挺身而出，倡導普愛的倫理性宗教，以

「成全」(耶穌用語)那民族狹義的猶太教。我們既在中世紀吸收入了外來的佛教，以造成近世中國理學文明，則今日豈亦不可採納這個「洋教」的基督教，來為現代中國再造一個新文化呢？不幸今世轉入叔季，各種變態的思潮，洶湧迸起，無疑地，整個世界都入於大過渡時代，好像中國春秋戰國的變局一樣。孟子生在戰國初期，嘆說：「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，天下之士不歸於楊，即歸於墨。」春秋末葉的子思，代述孔子的感慨之言：「道之不行也，我知之矣，智者過之，愚者不及也；道之不明也，我知之矣，賢者過之，不肖者不及也。」(中庸第四章)。

可見「從容中道」的孔子，對時潮的評斷，謂皆無非失其中道，不是太過，便是不及。孟子所批評的「墨子兼愛」，豈不即是太過？另一邊的「楊子為我」豈不正是不及。就中道的觀點，人性應保持個性與羣性的均衡。太偏於個性自由，便變成「楊朱為我」。太重視羣性集體，便趨至「墨翟兼愛」。這樣我們不妨將今世的兩大主流——自由資本主義與共產社會主義。無非各失其平衡的中道是了。孟子當年大力「闢楊墨」然他的「我善養吾浩然之氣」，固曾採擷了楊之所長，他的「親親而仁民，仁民而愛物」，又何嘗不斟酌調整了墨子的兼愛論所致的呢？我歷代先哲所遺的寶鑰——「執兩用中」，正可用以衡量，批判，折衷當世思潮理論，而作創造的綜合。況值二十世紀下半的太空時代，各國各民族不論大小超強，無可避免地，必須互相倚賴，交相依

存；而這，正符合於我先民所早發現，所一貫秉持的目標——「中」的路線。然則我國今日所應重建的新文化，正可為改造世界文化，確立世界新秩序的借鏡了。

### 科學態度與宗教精神

如上所述，西方文化的廬山真面或原始本質，乃是古代希臘一般思想家徹底窮究真理的求知態度，而非近代功利主義所引生的機械工業文明。今日中國誠然需要「科技」開發資源，但無需亦步亦趨去追隨西方工業資本主義之無限度滿足物慾，過度工業化，破壞生態，傷害天良，至毀滅全人類而不惜。須知賽先生本人及其嫡裔，皆無非如孔子及其後人之為恂恂儒者，專心致志於純理論的探討。例如，那發現相對論的愛因斯坦正是賽老先生的三十幾代孫；而現代的原子能的應用物理，只是賽家族的婢僕屬員。至於殺人的原子彈，乃是賽家的惡僕，與賽老祖宗及其後裔無干。我國所要歡迎擁護的賽先生，應是純理論的求知態度與客觀精神。它首先能匡助中國人在處事接物上勿徇主觀或溫情主義，但它更能把我列祖列宗所遺無窮盡的學藝寶藏，概予以科學化。例如，自神農嘗百草以來的方藥，醫術中內科的按脈觀色，外科的刀圭，包括針灸，均應從實驗科學予以說明。又如道家的養氣、煉丹，以至靜坐，太極拳等等，皆應從玄秘疏解出來，而作科學實驗的詮釋。至於我歷代的教學規模，書院制度，皆應從現代教育學，新心理學加以闡明，俾供當世各國教育制度的採用。筆者嘗利用現

代物理學的時空來解釋周易的乾坤，微弱交互作用 (Weak interaction) 與強度交互作用來改釋「四象」「八卦」以及六十四卦。也許宋儒的「理」「氣」，可假愛因斯坦所發明  $E=mc^2$  公式予以說明。這些都不過略示我國無窮學術遺產之應科學化的一斑而已。

至於西方精神文明之一主要環節的基督教，自唐貞觀朝輸入迄今一千三百年，而迄未嘗如佛教之已同化於炎黃血肉，甚至每被蔑視、仇視。基督教在西方誠亦造成無數罪惡，如中世紀的羅馬教皇所為，與近代給資本帝國主義為虎作倀，然此與教祖耶穌基督何干。耶穌以羅馬帝國殖民地猶太的一個木工之子的身分，飽歷時代憂患及人世辛艱，痛心於本國領導階層的腐敗，正與羅馬帝國主義的橫暴強權同為一丘之貉。他出而呼號世人皆應悔改，他要求人必須捨棄個人小我，以奉獻給宇宙大生命，而贏得永生。他繼承了而亦發揚傳統猶太教中「你要盡心盡性盡意愛主你的上帝，並愛人如己的兩大誠命，宣播愛與犧牲的福音。」但耶穌這種作為，却不為一般民眾所了解及諒解，甚至被他的一門徒所出賣，終於在客西馬尼園中，深夜祈禱時際，束手就縛，被處釘十字架的極刑。他於絕息的俄頃，連呼「成了！」「成了！」（新約十九章卅八節及四十節），表示他已完「成了」天父賦給他的莊嚴使命。他常自白：「我在父的裏面，父也在我的裏面」，「我與父原為一」（全上第三十章卅九節及卅節）。這，實可以給中國的「天人合一」論注入一支強心針。正如中國當年自創的禪宗，高呼「直

探本心，不立文字」一樣，今日我們要強調——直探耶穌，不需模倣聖經、教條、各宗各派的教會、各式各樣的神學。西方的天主教和復原教會系統下的無數大小宗派，各有其時代背景與民族關係，我們既無這些背景，何需依照搬運過來？我們可以參考西方歷代五光十色的各派神學思潮，而自創中國本色的神學，但尤其重要的，却是追除耶穌本人的垂範，無條件愛全人類（甚至仇敵），犧牲個我以奉獻宇宙大生命的虔信精神。

### 中國精神文明的復甦

科學態度的純知與宗教精神的虔信，這兩者原皆與我民族性實踐倫常的篤行大異其趣，然而按照「執兩用中」的方法學，中國歷代歷次的「兩端」，往往增加了廣度和深度，因而也加強了我們自己的掌握力量。我們飽經了過去二百年挫折、煎熬與煉獄，大大增加了考驗，支持和道德勇氣。語曰：「殷憂啓聖，多難興邦。」中國這棵古老的大樹，確也呈現不少朽腐幹枝，應加以斬割芟除。所幸我們的老根子，從不因受內外多方的打擊而摧枯，只要我們用新法的施肥與適當的灌溉，憑我們的智慧來精微剖析西方文化中的精華，以供我們折衷綜合之資；將見中華這座文化宮殿，因科學化與基督化而煥然一新。中國民族性素富包容力，而從不排除，昔年既採納了天竺佛教的菁華而重建了輝煌的理學文化，則今日又何憚挹取「外」洋的科學態度與宗教精神，來培育、刷新和光大我固有的「中」道文明呢？請即以此為「中外」頌，何如？